

廉頗蔣相如

趙奢
李牧

田單

魯仲連
鄒陽

屈平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曹沫
專諸
孫臏
孫武

李斯

荊軻

史記



史記卷第八十一

楚 鍾惺 此評

廉頗藺相如列傳二十一

以廉頗藺相如
主名中間趙奢

李牧周始穿押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
節目全在於此數人共傳只如一人
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
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李牧周始
李牧周始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

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

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

廉頗藺相如

廉頗藺相如

廉頗藺相如

廉頗藺相如

廉頗藺相如

豈有十五城易
一壁者分明是
豪奪局耳亦欺
趙之無人也一
相如持壁入秦
而秦始畏相如
并畏趙意不在
壁矣

從此一事看出
相如智勇後世
大臣無此識力

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
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
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
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
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
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
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

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
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
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
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
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
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傳

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
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
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
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
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
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
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

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
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
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
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
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
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
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

廉頗藺相如傳

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敢乃上璧秦
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校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
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
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
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
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

古人作奇事皆
有至理秦彊而
趙弱一段至理
至論也

左右猶在壁上
起見秦王識最
自出左右上原
遇相如此是趙
轉想也非復求
璧初局矣

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
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
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
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
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
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
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

澠池之會相如
從廉頗守可與
二人在地勢一
不可已伏二人
引車負刑之案
二人皆古大臣
願以勇掩相如
以解掩耳

何以實不及、賢也！
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

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相如計

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

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

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

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

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

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

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亦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

憚爲一擊缶相如願作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

史記

廉頗相如傳

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
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
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
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
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
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
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臨

頗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
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
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
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
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
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

古人爲國愛才
如此秦之畏趙
不獨在二人
而在二人之能
在下也非此相
如一辨士頗一
不勇耳

竟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開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此管商治國學
同為者如此方
有本領蓋古用
兵之道不出治
國之中也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

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
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
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
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
軍壘成秦人間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
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

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

胥三〇字〇同〇管之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井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

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

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

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看能從而藺相如病

廉頗藺相如

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毋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

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却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于異心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毋如此亦可將也

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目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毋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

史記 廉頗藺相如傳

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
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
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
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
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
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
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

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
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
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夫勢之時故
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
客曰吁甚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
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
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

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
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
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
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
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
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亦不亡失一語
張紫觀亡失多
邊不得田畜可
界田畜者戰之
亦也不亡失者
田畜之本也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
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
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
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
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史記
廉頗蘭和知傳

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褣，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

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
及其將顏聚，遂滅趙。三守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
藺相如引犢，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
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大奮其氣，威信敵國，
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卷第八十二

楚 鍾惺 批評

田單列傳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
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
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
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

田單傳

反間雖是得套
此段却說得近
情不然惠王亦
非甚庸愚之人
也

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齒旣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項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

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

戰勇氣甚盛
與田單俱在者
其氣不滿不發
而收之士氣實
云亦持之用其
田單之士氣虛
注其欲之用其
蓋其善而後發
一也

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
剗，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
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
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
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
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
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解讀田單作用
皆乘其急而用
之其妙在於亂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
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熱，怒而奔。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
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

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爲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

在此一何關且始也

齊王，以其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也。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畫邑而完畫邑
三十里死而立
一王蠋物也
爲蠋生死者哉

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仕而於燕
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
王

史記卷第八十二

史記卷第八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魯仲連鄒陽列傳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

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

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

史記卷第八十三 魯仲連傳

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
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不道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
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
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
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
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
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
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
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

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處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被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亦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歿則叱之，誠不忍其求

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齊○齊○一○聲○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管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歿，苟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珪，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甄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

史記
卷八十三
齊仲連傳
四
大來堂

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為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為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為帝秦而趙萬一免于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為魏計無出于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局已成趙亡而魏不可為魏矣故其言曰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魏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一語新垣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為者矣事固有絕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於趙之亡且使魏趙

稱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又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二字非仲連所難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

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

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

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

齊攻聊城言即
聖之形也所謂
強弩之末燕將
亦欲幸齊之敵
而返耳齊之必
決於聊城二語
要點所以絕燕
將之望也

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救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救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

此段又說燕將之能類例妙甚

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

此必無之者。主意在歸齊。一段然。先出此。歸齊後而說。十五

大功。管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滅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終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效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管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

管仲連傳

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校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

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

鄒陽獄中上書
自首至尾皆用
事成之亦是劍
體然不雅

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
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
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
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管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六國歿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

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
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
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管者司馬喜黷脚於宋卒
相中山范雎捐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

季

河綸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至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
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
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管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
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史記

卷八十三 謝賜傳

七

大來堂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益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宋象筭祭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

秦

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齊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嬰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
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
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
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
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

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
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
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
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
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孳拘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詔諛之
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

歸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歿，災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娴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號令，出則號令，出則號令，出則號令。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

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
行。故縣名雖稱而曾子不入邑。號明飲而墨子
迴車。今欲使天下豪傑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
公放勢之貴，故回向而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見用於君，則士大夫與六國嚴之中耳。安肯
有為哉。而趙國王名威，善於梁孝王，孝王使
趙威，威用之，辭，辭則報，報則不，然其其也。趙威
亦且悲，亦亦可謂其直不，其矣。吾是以謂之，以
則，則則之，辭，辭則報，報則不，然其其也。趙威

世意

史記卷第八十四

楚 鍾惺 批評

屈原賈生列傳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論奪人文字其
來久矣，雖仿藉
確而美於文字

屈原列傳

而必欲其...
不可得而後...
壽焉屈辱死...
肯與亦是文...
一種習氣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此亦傷心之語

○二○語○妙○於○

寫○離○騷○之○情○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

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逆○法○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間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其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怒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此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
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姓雖放流聽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

平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
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按傳史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
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刊方以爲圓兮，嘗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雖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髮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繫而相量。夫薰人之鄙，如今。羌不知

玉石兮一繫而相量夫薰人之鄙如今羌不知

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育。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無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

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鑿。恒。悲。兮。永。歎。慨。兮。世

二〇字〇說〇盡〇世〇情

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

賈生經世才與
屈原同傳以歷
合耳故諸奏疏
皆不入後人
不能如此割舍

天下和洽是制
作之本提此四
字見賈生所為
番時觀理正欲
以三代制作救
叔孫草草其施
為次第自有本
末非一味少年
翻更已也

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
○悲○音○
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
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為
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
○不○受○也○在○此○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
及也孝文帝詔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
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悉
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
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謙未遑也諸律令所更
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
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諫○退○得○也○今侯罪長沙。側聞屈原。今自沈汨羅。造託湘流。今敬弔先生。遭世罔極。今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今鴟梟翱翔。鬪茸尊顯。今讒說得志。賢聖逆忠。今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

今謂盜跖廉。莫邪爲頓。今鈇刀爲鋸。于嗟嚶嚶。今生之無故。幹棄周鼎。今而寶康瓠。騰駕罷牛。今驂蹇驢。驥垂兩耳。今服鹽車。章甫薦屨。今漸不可久。嗟苦先生。今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今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今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今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今夫豈從蠃與。蛭蠃所貴。聖人之神德。今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今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今亦夫子。

之辜也。鳴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
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播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
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鴛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鴛曰服。賈生既已適居長沙，長
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
服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

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
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兮告我凶
言其蓄淹數之良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
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
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
五刑。傳說胥靡兮，乃刺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

異糾纏。命不可說。今孰知其極。水激則旱。今矢
激則遠。萬物回薄。今振蕩相轉。雲蒸雨降。今錯
繆相紛。大專盤物。今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今
道不可與謀。運數有命。今惡識其時。且夫天地
爲爐。今造化爲工。陰陽爲炭。今萬物爲銅。合散
消息。今安有常則。千變萬化。今未始有極。忽然
爲人。今何足控搏。化爲異物。今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今賤彼貴我。通人大觀。今物無不可。貪夫
徇財。今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今品庶焉生。怵迫

之徒。今或趨西東。大人不曲。今億變齊同。拘士
繫俗。今擱如囚拘。至人遺物。今獨與道俱。衆人
或或。今好惡積意。真人淡漠。今獨與道息。釋知
遺形。今超然自喪。寥廓忽荒。今與道翱翔。乘流
則逝。今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今不私與已。其生
若浮。今其死若休。滌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
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今養空而游。德人無累
今知命不憂。細故懲劑。今何足以疑。後歲餘賈
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

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典。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

無限惋惜在此
一段而語意若
不相干妙妙此
言外之音後人
莫之

才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
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刻爲九
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
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
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
就。又爽然自失矣。

言代之音婦人
不辭千妓收此
一詞而語意殊
難別謂謂此

人又只買坐車之
又習淫風以遊其林
載論對
身必購誠思祖自
來臨本言不重漸
感其其意
太史公曰余驚
瑞觀天問其意
哀泥悲其志
嚴

是致學世世其
案與余無書
生卒無祖
此其意
本在皇帝立
舉賈坐之
濟二人呼
嗚呼心腹
痛

史記卷第八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呂不韋列傳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錢賣貴家累

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

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

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

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

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常軍既益國又盜經術漸工則得難為得難處其志彌後而所哀彌大真大賈也

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
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
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
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在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
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
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
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
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

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
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
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
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
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
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
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
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

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
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有節曰大因使其姊
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
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
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
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
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
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

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
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
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徃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
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
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
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饗遺子楚而
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
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
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

曰知有身曰自
匪有身則不韋
無始定計久矣
怒何爲哉然妙
用在此真買人

史記
呂不韋列傳

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
 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聞邯鄲急趙欲殺
 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
 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
 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
 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
 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

伐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
 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
 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
 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
 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
 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
 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

不韋好士賢於
 不韋好士賢於

呂不韋相傳

大東堂

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
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
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
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
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
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
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
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

啗字妙有接情

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
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
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
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
薨孝文皇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
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刻當有萬家

史記

卷八

呂不韋列傳

大宋堂

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

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

為後於是秦上下吏治其得情實事連相國呂

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

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

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

呂不韋及秦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

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

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

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

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醢而死秦王所

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

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

襄王會葬蒞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

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

秦法而猶有或為此言者

呂不韋列傳

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
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史記卷第八十五

史記卷第八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刺客列傳二十六

魯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曹莊公。莊公好力。曹
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
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
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

託公知沫不藏
秦穆之於孟明
沫戰之術窮作
一轉想而以柯
之盟報之士固
不可一節盡也

劫 用功 詞 是 服 人

刺客列傳

大來堂

環即歷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掇其匕首下壇北而就羣臣之位○有○學○問○詞○客○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亾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

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

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
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講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
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
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
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因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
頓首曰光之身子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
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
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
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
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
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
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
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

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三

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
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黨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
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
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
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
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鬼鬼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

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
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亾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
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
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
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
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
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

苦心苦詞在語
意紆回鄭重處
寫出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向以為之報仇之

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為智伯報仇。若苦矣。所以懺其不為也。既已委質。臣事人。一語不覺自說出。本心被襄子所責。理屈詞窮。而以眾人國士之言自解。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眾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亦多。未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讓。必不。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能為智伯死也。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

觀襄子處豫讓
始末讓國上之
如早竟逐在
于襄子以身而
試讓亦欲自
成其名耳人之
愛名有甚於身
者此戰國習氣
也

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
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
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
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
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
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夫游求人。可以報俠
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
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
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
可以旦夕。得其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
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
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
○本○節○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
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
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

古俠客只是關
日分明友與親
輕重先後之間
不肯一毫苟且
含糊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
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
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
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
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挾累挾累又韓君之季父
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

蕭政雖羅仲子
 在一段善後之
 其不以刺暴之
 故論及仲子觀
 此段議論識察
 義重政目刑以
 絕蹤其故在此
 意不專為其姊
 更記鄉仇其姊
 二段文雖究主
 未得政之心夫
 政豈不知其姊
 者哉

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聞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
 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挾累
 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
 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
 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
 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

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
 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
 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
 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
 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
 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
 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

史記
 卷八十一
 刺客列傳
 七
 大來

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
澤厚矣○字○感○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
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
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
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劾管楚齊衛聞之皆曰非
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
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
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
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

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
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
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
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
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
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

荆軻傳多全用
同策文史選以
前已有如此妙
手然首尾波瀾
自是太史公之
文

史記
卷八十一
刺客列傳
七

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寃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且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

秦日出兵山東
且及燕太子丹
患之是其不喜
在秦秦私仇亦

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其逆麟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
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
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
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
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
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

此語有源之意

豈以存燕也鞠
武所言自是合
從舊局太子以
為持久難待武
已默會其意在
得一士入秦以
行其劫與刺而
乘間合從故進
田光光轉進刺
刺及太子告荆
刺亦不過於劫
且刺之後乘其
內亂而合從是
遺弱之意不專
在劫與刺其節
次布置仍以合
從始終結局中
間更添這刺刺
秦王一段過脉

心懽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
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
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
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
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
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習深而勇沈
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

五字切中

較武之計曲抑
反多而謂武計
持久難待一片
苦心密計即對
武時亦有難言
者特其所遭時
勢非復信陵董
之世而才亦不
足以濟之然其
有無之心未可
報也

平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
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
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
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
消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
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
曰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
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
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
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
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

史記
卷八十二
刺客列傳

先以死激荆卿
明已之所以不
入秦非愛其死
恐精亡而無濟
於事也

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
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
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
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明
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
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
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
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
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
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
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
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
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其間。諸侯得合從。其被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

仍○端○到○合○從○上○丹○見○刺○秦○王○王○為○合○從○張○

史記 卷八十一 刺客列傳 十三

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
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
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
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
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
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
暮渡易水則雖欲常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
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

此語唐六南卷之

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
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
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
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

比○遇字下

得○妙○深

字

○

○

○

○

○

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
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
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
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面哭極哀
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

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
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荆卿豈有意哉淺い聲に至い此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
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
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

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

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操余事情事全
從一段極詳至
之筆寫出不詳
至不見其為虛
飾次一如見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
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
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
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擲荆軻也秦王方環柱
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
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

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
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
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
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
大怒益發兵請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囚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

人召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

亦○人○所○斷

軻之刺秦王。私口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其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卷第八十六

史記卷第八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李斯列傳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
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
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
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誦莫大於
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
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本下。斯。於。富。貴。妙。在。其。情。

成大功者。在因瑕。累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
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
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益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
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
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
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
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

史記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釋時無忘四字
是斯一生學問
斯之時能并天
下者獨秦耳
十年後秦并天
下為秦相戰之
六國卿相所得
說多列六國相

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
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
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
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
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
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前一句便成題意
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
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

西取百里奚無着
之地以此諫
毛客一書斯書
一者利氣退
步者也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
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二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之西向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
雎廢穰侯逐華陽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

原下一段意外
之想日前之事
莫端淋漓酣暢
真足消文

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和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
鼓此數實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
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
良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
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
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

史記
卷八
李斯列傳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說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此○念○可○疑○、丞此○念○可○疑○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誣，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

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

此○語○可○入○斯○詞

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

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闕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
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
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
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
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

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
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
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
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輅車
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輅車中可
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
亥曰：上崩，無詔封主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
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

亥曰。罔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亾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

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

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
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
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
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
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
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
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
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

之所知長子剛豫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

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

仍以富貴動之

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

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

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

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

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

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

祿者故將以存亾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
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
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
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
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
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効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我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身歿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
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
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
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
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
歿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
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遺胡亥。客奉書賜扶蘇。

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

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然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

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處咸陽市。十公主。砒處於椽。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

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天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鄆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太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戰，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

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

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

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

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

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美，飯土匭，啜土釧，雖

監門之養，不設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

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

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

督責善人第喜其文耳不知讀

其書而一段氣喘神亂心口相

逆牽強苟且之意自見於語言

音節之中知其爲違心之言也

○文流麗不及

逐客然非先秦

人不能盡洎逐

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

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

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

以書對曰大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

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

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

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

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日以

史記

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
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
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
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
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
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
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
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
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
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雖明主。為能深督
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
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于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九丈之墜，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階墮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

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

史記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七

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
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
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
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
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
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又謂向督責妙則督責必
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
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
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民吏二世
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
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
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
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
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

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皆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聞語，君於是趙高待女子小人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口，丞相不來，今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

陳勝等皆丞相衡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其泉。方作陂。抵優俱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

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廐。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謂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非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

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自道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全、不、自、又、何、也、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患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竊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

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刻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自道

數語斯以

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竊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

史記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七

大業堂

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
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犬爲
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
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
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
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
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
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

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
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
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
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
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
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
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

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久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足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

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
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且游
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
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教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
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
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
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
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
盜兵大至士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

自殺引頸承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
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
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
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
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
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
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東項王至
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

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
斯知六莩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於此○五○字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歟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
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
種種罪過能使秦亾天下者卽其守富貴

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
起念結想盡於倉鼠一嘆不知倉鼠食積
粟誠與厠鼠有間若其爲憂豈止入犬之
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於人犬而死於狸
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
年竟并天下而於秦亾關目緊要處皆係
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
亾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亾
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

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一過想孔子所

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學看

破此一輩人

...

...

...

...

...

...

...

...

...

...

...

...

...

...

...

...

...

